

這一次在講《華嚴經》的前夕，有這麼一段空閒的時間，所以我們將道霈禪師《纂要》的前面這一部分給大家略略的介紹。這是我講給你們聽的，這個不是教學；如果是教學，是你們講給我聽。這是我們教學的方法，我過去教佛學院研究班也是這個教法。我把材料提供給你，像《華嚴》一共有四種參考資料，清涼的《疏鈔》，李長者的《合論》，道霈禪師的《纂要》，還有一本科文表解。這四種參考資料給你之後，上課的時候是你們上台講給我聽，然後我再給你做補充、再給你做修正，這個是教學。現在是我講給你們聽，這個不是教學，這個

一般講是講學，講學聽的人得利益少。過去李炳老講，大概只能得個二成的利益；如果是教學的話，應該可以至少能得到七成的利益，因為你自己真的是用了功夫。上課的時候要抽籤，抽到哪一個哪個上台來講，這個方法從前第二屆、第三屆我們都實驗過。

這一期，我們的方法改變了，我們完全採取古大德的方式。這是中國自古以來祖祖相傳。在古時候沒有培訓班，也沒有佛學院，沒有單獨教導，只是學生跟隨著老師，像世尊當年在世到處講經說法，這些常隨眾。常隨眾裡面資質比較好的，有這個能力、有這個條件的，發心出來學講經。有大善根福德的，要發心出來住持佛法，住持佛法就是建立道場，擔負弘護的工作，這個是最重要的。其次的，我們福德因緣薄的，有這個條件，發心出來學講經。講經怎麼學法？就是講小座，複講。譬如今天晚上，我們現在講經是晚上，在過去講經都是白天，不是在晚上講，講經的對象都是寺院裡面的住眾，不是對外的。過去這個寺院叢林，都建立在山林裡面，距

離都市很遠，就是附近的村落，人要上山來也都不容易。所以沒有晚上講經的，都是白天。而且講經除了常住住眾之外，還有一些居士，這些居士在過去多半是讀書人，或者是一些退休的老人，他們聽到寺院講一部經，對這部經典有興趣，他到寺院來討單，叫討經單，就是來聽經的，希望這部經從頭到尾能聽圓滿他才下山，所謂討經單的。寺院對他們都非常歡迎，對這些人非常歡迎，年歲大的，就尊重他，就不分配他工作；年輕的還要分配工作，像打掃環境，寺廟有需要幫忙的地方，分一份工作給他做。

複講多半是在第二天下午，老和尚第一天上午講經，下午時間就是同學們複講。在古時候複講，不是很多人都一起學的，大概就是一、二個。一、二個人負責複一部經，因為道場長年講經，都不會中斷的，你這兩位學這一部，另外有學的人，再學另外一部。所以他的複講也是講圓滿的。譬如《華嚴》太大，時間太長，像大經就分品，甲、乙兩個人，複講第一品；丙、丁兩個人，複講第二品；一品經短的，可以連著二品、三品、四品合起來，這樣學習。通常部頭不大的，都是學一部經，譬如《彌陀經》學一部經，《無量壽經》，像《金剛經》、《地藏經》，多半都是學一部經，這一部經從頭到尾你負責複講一遍。複講的時候，同學們有空也都來聽，通常老和尚未必會來聽，同學們聽，同學們批評，幫助你改進，到你講得一般都認為不錯、很好了，老和尚最後來聽個二、三遍給你鑑定。從前培養法師是這樣培養出來的，這個培養實在講非常紮實，解行相應。中國歷代的法師是這樣子培養出來的，這我們要曉得。

我們十八號之後，我們《華嚴》就正式開講。這個地方是個老道場，聽眾人數很多，而且我在這邊講，今年是十一年。今年第十一年，聽眾當中有很多聽了這麼多年的經都有些基礎，所以聽這部

大經能夠生起興趣。你們同學上午給《華嚴經》做註解，做註、做解，就像我們上一屆《無量壽經》這個辦法。註跟解都要簡單，要守住簡、易、淺、明，要守住這四個字的原則。我們的目的是幫助一些初初接觸佛法，使他看到這個本子能生歡喜心，不會覺得太深，覺得自己還行，我們的目標就達到，希望把《華嚴》這部經能夠普遍的推廣。我們教學的目的，是希望人人都能夠過菩薩的生活，目的是在此地。過一個覺悟的生活，最後再勸他念佛求生淨土。《華嚴》到最後才把這個意思說出來，在前面都是教人怎樣過佛菩薩的生活。佛菩薩的生活真的是至善美滿，使社會大眾對佛法真正能夠體察到它對現代人有用處，對現代人有真正的好處、真實的利益。不至於說佛教是迷信，佛教這個東西學了一點用處都沒有，對於這一生一點利益都沒有，是為將來死了以後打算的。這種觀念普遍存在社會許多人的心目之中，我們要怎樣把他這個錯誤觀念糾正過來，這是我們在此地努力的目標跟方向。

下午的時間，可以講小座，如果你們還能抽得出時間的話，一個是講小座，一個是繼續去編我們新的經本，就是科會。你們現在編的第一卷，已經拿去印了，就像這個方式一直編下去，把全經做出來。我們《八十華嚴》只做到「離世間品」，這總共是五十九卷，做到「離世間品」；後面「入法界品」就不用《八十華嚴》，用《四十華嚴》。《四十華嚴》是完整的，《八十華嚴》裡面的經文幾乎缺一半，八十卷經「入法界品」只有二十一卷，貞元譯本有四十卷，多了十九卷。所以差不多八十卷只有一半的經文，我們用《四十華嚴》，用清涼的《疏》，然後可以參考《八十華嚴》的《疏鈔》。參考《八十華嚴》的《疏鈔》，參考李長者的《合論》這一部分來做註解，這個樣子就很圓滿了。這種讀法過去弘一大師就極力的提倡，弘一大師教我們讀《華嚴》，《八十華嚴》讀到五十九

卷，然後接著念貞元的四十品。這總共就是九十九卷，是我們漢譯《華嚴經》最完整的本子。我們今天做就用這個方式來做，所以「入法界品」，我們採取《四十華嚴》。

首先我們自己對於佛法，要有很清楚的認識，這一點比什麼都重要。佛法是什麼？佛教是什麼？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佛教絕對不是宗教，你把佛教看成是宗教，那是絕大的誤會。宗教是拜神的，宗教說實在話，宗教是迷信的，一切是仰賴於神明、是依靠神明，在佛法講心外求法。佛法是無依道人。佛法依靠什麼？依靠自己，這是一切經裡面講得非常清楚。一切法是唯心所現、唯識所變，我們依靠什麼？我們要依靠心識，依靠能現能變的，這是決定真實。宗教裡面所有這些神明，還不都是自心所現的、自己識所變的嗎？你依靠所現所變的，那就差，要依靠能現能變的，能現能變的是自己。所以佛法不仰仗別人，一定要依靠自己。唯有依靠自己，才能夠成就，才能夠頂天立地，依靠別人哪能成就？我們今天這個淨土法門，我們依靠阿彌陀佛，依靠西方極樂世界，這種依靠跟一般宗教的依靠完全不一樣，不相同。我們生到極樂世界，親近阿彌陀佛，我們是換一個修學的環境，到那邊接受阿彌陀佛的教導，還是依靠自性。阿彌陀佛教導我們的必定與自性相應，不相應就不是佛法，一定是相應之法，這是我們跟一般宗教不一樣的。

我有一年在美國，有幾位基督教的牧師來看我，他就講到他們的信，跟我們淨土宗對於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信是一樣的。他們信上帝、信天堂，我們信阿彌陀佛、信淨土。我就告訴他，我說：絕對不一樣。他說：我們都是依靠外來的，怎麼會不一樣？我說：完全不一樣。他就不懂了。我說：我們的信，第一個是信自己，第二個才信佛，我們把佛擺在第二位，自己擺在第一位；你們是把上帝擺在第一位，自己擺在第二位，那怎麼會一樣？你看蕩益大師

在《彌陀經要解》裡面講六個信，第一個信自己，第二個信他，他是阿彌陀佛、釋迦牟尼佛，自己沒有自信心，他幫不上忙。首先要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什麼？自己造宇宙。宇宙，他們講這個世界是上帝造的，我們相信是自己造的，不是上帝造的，上帝也是我造的，我們相信這個，跟他們的信怎麼會一樣？我們說佛，阿彌陀佛誰造的？阿彌陀佛我們自己造的，自性彌陀；極樂世界誰造的？也是我們造的，唯心淨土，可見得跟他們講的完全不一樣。我們信他，是他已經覺悟了，我現在還在迷惑，我親近他，他可以幫助我覺悟，可是還是自覺，我並沒有依賴他；我要自覺，不是依賴他。所以佛法裡面講的信，跟宗教講的信，完全不一樣。

所以要把佛教的本質搞清楚、認識清楚，然後才認識大乘、認識《華嚴》、認識淨土。你這一系列統統搞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信心才清淨，信心才堅固，生活裡面才有真正的情趣，不是虛妄的。這個世間人生活在虛妄裡頭、生活在妄想裡頭，所以一生到最後是一場空。你看我們每天，新加坡的報紙，分量相當多，你看每一天報紙裡面這些訃文佔的篇幅很大，他們的訃文都佔很大的篇幅，裡面男女老少都有、貧富貴賤都有，你看了，一場空。佛家講的兩句話，「萬般將不去，唯有業隨身」，一點都沒錯。我們天天看這個東西，我們將來是不是跟他一樣？看這些東西，就是佛教給我們六念，六念裡頭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天、念戒、念施。我們要念死，看著別人一天一天死了，漸漸就輪到自己，不要以為自己命很長，你跟閻羅王訂了合同嗎？無常，黃泉路上無老少，一定要提高警覺。我們有一天命光，要過一天真實的生活，就是這一天沒空過。什麼人的生活沒空過？佛菩薩的生活不空過，除佛菩薩之外，這世間人哪一個生活不空過？會過佛菩薩生活的人，就是大方廣佛華嚴，能與大方廣相應這個人就是過佛華嚴的生活。這是真實的，

這不空過。所以我們對於經教要不認識，學什麼？從哪裡學起？要認識。《華嚴》是圓滿的法輪，一切宗派、一切經論都是《華嚴》的枝葉。《華嚴》好像是個完整的大學，其他的經論、宗派，好比是一個科、一個系某一部分詳細講解，這是個整體的，像佛學概論一樣。整體明白之後叫概論，念完之後，你念任何一個科系都很容易，都不會感覺得很困難。而且你曉得，我這一個科系跟所有科系都能夠連得起來、能夠融會貫通，這裡面決定沒有驕慢。驕慢產生在無知，以為自己值得驕傲，那是錯了，不曉得每一個環節是連起來的。由此可知，學佛總而言之句話，就是學做一個明白人而已。明白人一生就不空過，真的過得有意義、有價值，你的生活很紮實。

我們今天再繼續看八十二面，倒數第四行，「判經屬圓教」。任何一部經論，從它的本質上，都可以分為四分。文字語言這是教，可是語文裡面所詮述的這些道理，這就是此地講的「義」，義是義理，我們簡單稱為理，稱教理、稱教義都行，理跟義是一個意思。如果教義跟教理分開來講，意思就不一樣，講教理是講圓滿的、講整個的，講教義是講一部分的。譬如十個宗，每一個宗裡面所講的道理，這是義理；如果講教理，那是所有宗派整個佛法的道理都在裡面，這是叫理經。教經單從文字上講的，研究文字章法結構，像我們今天做科判，科判是研究教經，研究它的章法結構、它的層次脈絡；可是層次脈絡裡面就顯示出它的思想體系，這個思想體系就是義理，理經；明瞭這個道理之後，把這些道理落實在我們生活上，那就變成行經；我們依照這個方法去做，做的時候有結果，會得到如經中所說的那一般的效果，你真正得到，那是證，你就證得，證得什麼？這就是果。所以經有教、理、行、果，任何一部經論展開有教、理、行、果四分，一部經如是，一品經也如是，一個小

段經也如是，乃至於一句一個字裡面都有這四種經在裡頭。一個字行嗎？有，一個字，像經題上大方廣，大字，方字，廣字，佛字，每一個字裡面都有四種。所以你才曉得字字句句裡頭含攝無量義，我們怎樣去學？我們要用信解行證，我們用這個方法去學。同樣的，整個佛法我們用信解行證，一部經、一部論也是信解行證，乃至於一句經文、一個字還是信解行證，你才真正能得到。得到真實的受用，然後我們才會感激世尊的真實教誨，感恩戴德之心，你自然就生得起來。今天我們講報佛恩，佛對我什麼恩？怎麼想都想不出來，佛對我沒恩，我報什麼恩？你真的明白了，這個報恩的心油然而生，哪裡是勉強的？自自然然就生起。用什麼方法報恩？依教奉行。若不能依教奉行，全是假的。

我們要學經，上上根人聽什麼？聽教理。你聽一部經、學一部經，他聽教理，一悟一切悟。你這一部經明白了，三藏十二部，世尊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法全部貫通，那是在教理上。在我們中國古時候，這些大乘宗派裡面，這些祖師大德們，他們確實如此。尤其是每一個宗開宗的祖師，第一代、第二代的祖師，無論哪一個宗派，無論哪一種經論，他都通。連禪宗都不例外，禪宗你看六祖惠能大師，像永嘉之流的，他們為什麼能一切貫通？理，這個是上上根人。如果不是上上根，我們沒有能力，做不到，怎麼辦？不得已而求其次，這些方法都是過去李炳老教給我的，如果不能夠明瞭教理，一定要通達教義，也算是個好手。教義是不能通達全部，但是通達一部分，而不是學一部經就會一部經，與這部經相關的幾乎都能通達，這就是我們講的一個宗派。華嚴宗裡面，它的經論很多，我們只要通達一部，全宗的教義我都懂，這叫懂義理。未必能通達各宗各派的，但是確確實實可以通達本宗，其他宗也能通達一點，這學才學得快；如果學一部經只通這一部經，換一部經就不行了，這

就很難。在我們現前，說實實在在的話，我們學一部能把這一部搞通就算很了不起，就算是很難得了。

古人那個水平在今天去找太不容易，幾乎已經找不到，這就是說明今人不如古人。現代人總以為今人超過古人，古人沒有電燈，古人出門沒汽車，所以總覺得古人比不上今人。可是我的看法，今人大大的不如古人，科技雖然是發達，人性墜落了，沒有了。古時候雖然一切不方便，他有真情，他有厚義，現在到哪裡去找去？古代人過的是真正人的生活，現代人過的是什麼生活？機械的生活，人跟機器一樣，機械的生活。換句話說，不是人，科技發達的時候，人不是人，你說這真是可悲！以前的人，沒有念過書，鄉下的老農一個字不認識，他懂得孝悌仁義，他懂得的。物質生活雖然很貧乏，但是他非常快樂，他的生活跟大自然結成一體，生活起居能跟大自然相應，我們講相配合。現在科技發達，把這些東西全部都搞亂掉，造成這個世界大亂！有沒有辦法恢復？給諸位說，不可能，像江河的堤防崩潰一樣，沒有辦法。

今天我們在這個時代弘揚佛法、修學佛法，只有一個原則，因勢利導，隨著時代之所向，我們把它誘導到有利的地方去，這就好了。你要想整個扭轉，不可能，那真是佛菩薩、神仙也沒這個力量。眾生大家都迷，積非成是。古聖先賢的東西，雖然很好，沒有人念，沒有人提倡；即使有人念、有人提倡，要叫社會大眾再認同，那真的是所謂「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」。你沒有五十年以上的時間決定做不到，決定不能夠挽救眼前的災變，所以一定要懂得因勢利導。這裡頭最重要的是要從本身做起，你知道這個好，你為什麼不幹？你知道這個好，你不幹，這個恐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譬如不貪財，你知道不貪財好，你為什麼不幹？你還要貪財？要從自己本身做起。最重要的，就是真正做到不貪、不瞋、不痴，無故加之而



不怒，你要做到才行。

經教的四種意義，我們明白了，我們修學的四種方法要牢牢記住。「分教」就是分別教義，實在說是一種不得已的辦法。為什麼？任何教義，不能說它有淺深，一個味道，哪有淺深？淺深在人，不在教。所以佛家才講「圓人說教，無教不圓」，可見得這是因人而分的，不是因教而分的。因人而分教，絕不是因教而分人，這個我們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。

「賢首所立」，這是從本宗來說，小、始、終、頓、圓五教。賢首是清涼的老師，華嚴宗第三代，實在講華嚴真正成為一個宗派是在賢首手上，前面杜順、雲華是開端，沒形成氣候。這是前面兩位老師，第一代杜順和尚，第二代雲華，第三代賢首，賢首才建立五教。這個下面配合天台，「初」，初就是小乘教，「初即天台藏教」，跟天台藏教教義完全相同。「二、始教者，亦名分教」，就是大乘的開始。「以深密第二第三時教，同許定性無性俱不成佛。故今合之，總為一教。」這個後面還跟你講到五種根性，可見得它是從眾生根性上來分的。「此既未盡大乘法理，故立為初。有不成佛，故名為分。」佛當年講經說法，佛無有定法可說，這些原理原則我們要記住，佛對眾生無有定法可說，我們今天上台講經也是無有定法可說。但是你至少要通教義你才行，你才有能力隨機說法，才跟經上講的沒錯，跟經上講的相應，你才有這個能力。如果不能通教義，我們就是遵照經典的講法。經，實在講，我們哪裡會懂？那怎麼辦？講註。古人的註解，文言文註的，我們把這個註解翻成現代的白話文，翻成現在人都能聽得懂的，這就行了。

所以初學講經，在講台上講註，絕不摻加自己的意思，為什麼？摻加自己的意思要負責任，就是「錯下一個字轉語，墮五百世野狐身」。那個過失還是淺的，過失重的，誤導了眾生，那是阿鼻地

獄的罪業，我們怎麼能幹這個事情？所以講註。註要是講錯了，他註錯了，他負責任，我不負責任，我沒有責任，我講他的。這是從前李老師教給我們初學的一套辦法，你照他的註解講，不要加自己的意思，自己完全沒有責任。什麼時候教理通了，你就能夠隨心所欲，你依他的註解可以，不依他的註解也可以。你理上通了，或者教義通了，都行，這個就是現在人所謂是自由發揮。雖自由發揮，但是他決定不離原理原則，一定跟經義相應，要有這個能力才行。實際上，整個總關鍵的所在就是前面所講的大心凡夫，我們今天不相應就是心量不夠大，心不清淨；果然是大心、清淨心，哪有不相應的道理？說凡夫，我們是凡夫，我們就有分！問題就是我們今天的心不清淨，我們的心不平等，我們的心量不夠大。什麼時候我們的心量能跟諸佛如來一樣大，諸佛所說的教理哪有不通達的道理！

心量大確確實實是包太虛、周沙界，起心動念不是為這個社會、為地球上這些人，是為盡虛空遍法界一切眾生。哪裡是我們今天起心動念就想到自己，想到這個小道場，這麼小的一個圈圈？想到新加坡這個小國家，還不行！今天你的心量最低限度，你起心動念要想到全世界，想到全世界你還是個小心量。換句話說，頂多你只能通達少分的教義，教理沒分；你要想通達教理，你的心量一定是跟虛空法界相等，你才能懂教理。可見得這個教理，佛也沒有什麼祕密方法來傳授，沒有，整個的佛法都是很明顯的顯露在外面，一絲毫的隱瞞都沒有。你對於這個教理能通達多少，這正是《楞嚴經》上所講的「隨心應量」，你有多大的心量，你就能夠體會多少。這個事情，諸佛如來再慈悲都幫不上忙，他能幫助我們的就是把這個道理、事實真相，跟我們說清楚、說明白了。我們今天知道了，我們不能體會、不能契入的關鍵之所在，是心量不夠大，是心不清淨，是心不平等。佛只能夠告訴我們這麼多，我們懂了、明白了，

從今天起我們修清淨心、修平等心。修清淨心，就放下一切執著；修平等心，放下一切分別，而後起心動念為法界眾生。諸佛如來所說的理，這個理是自然之理，並不是他的理，是宇宙人生自然之理，他能見到，我們也能見到；他能說出，我們也能說出，就這麼個道理。

佛對於小心量的眾生，妄想分別很重的這一類眾生，不給他講大法，不給他講很深的道理。為什麼？他不懂，他不能接受。完全講眼前生活上眾生遭遇到一切苦難，把這個苦難的原因說出來，教他如何克服這些苦難，這個釋義都很淺，這屬於一類小乘教，這個不究竟。定性是講定性聲聞，定性聲聞是嚴重的執著。無性，無性是愚痴，沒有佛性，沒有覺性。這都很難教，佛說這兩類，不能成佛。不能成佛是現前不能成佛，不能以如來果地上所見到的境界來告訴他，他聽不懂，他不能接受，所以說有不成佛。

「三、終教者」，終是大乘的後一段，大乘教的後一段。始教、終教都是大乘教，一個大乘開始，一個大乘是末後，也叫做實教，實是對分說的。末後說，「定性二乘，無性闡提，悉當成佛」，這是給你講真話。為什麼？定性二乘，無性闡提，他都有佛性，不過他迷得深就是了。迷得再深，總有一天破迷開悟，他不是永遠定性。說他定性是因為他時間很長，佛在經上講的，定性聲聞證到偏真涅槃，要經過二萬劫才能回頭，二萬劫的時間太長了。緣覺，定性的緣覺比聲聞聰明一點，要一萬劫才能回頭，才能迴小向大，來接受大乘佛法。他們這些人固執，你給他講大乘佛法，他不相信。有沒有這些人？有。現在我們看有一些修小乘的，你給他講大乘佛法，他就排斥你。他堅固的執著大乘非佛說，小乘才是真的，大乘是假的，根本就不接受，那你有什麼法子？對他只好講小乘法。小乘人認為成佛的只有一個釋迦牟尼佛，其他的任何人修行只能夠證

到阿羅漢果。所以我們看泰國的佛像，就是一尊釋迦牟尼佛像，沒有第二尊佛，它這個寺廟裡面，雖然供了幾百尊佛、幾千尊佛，全部是釋迦牟尼佛。他不承認有另外一尊佛，他不承認，也不承認有大乘經。所以佛講這個話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可是到大乘末後，智慧逐漸逐漸開了，佛向大家宣布，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，有佛性的，哪有不成佛的道理？只是成佛早晚不一樣。

再跟諸位說，只要這一生當中聽到阿彌陀佛名號的人，決定得生極樂世界，一定會生的，也就是去極樂世界時間早晚不同。有人這一生去了，有人恐怕要隔一萬劫、二萬劫以後去，那不一定。所以說去早晚不一樣，一定去。他聽到這個名號，或者見到阿彌陀佛的形像，就是「一歷耳根，永為道種」。無論是眼根、耳根，落在阿賴耶識裡面，這個種子永遠不壞，到他業障盡的時候，這個種子遇到緣就起現行。所以我們今天對一些外教，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伊斯蘭教、猶太教這些人，我們都合掌歡喜。為什麼？知道將來（比我們晚一點）統統是極樂世界蓮池海會諸上善人，他不承認，我承認。我知道，為什麼？我說這一句阿彌陀佛，他全聽進去了。我們要懂得這個事實。所以像張居士發心做了很多襯衫、T恤，都印上阿彌陀佛，人家穿在街上走一走，你看街上你度多少人！現在雖然不起現行，將來一定起作用，這是我們要懂得的。

早年我在台灣，有一些學生來聽佛法，我就教他們在學校裡度同學、度老師。怎麼度法？我送他一串念珠，你念珠常常掛在手上，因為人家一看到念珠，阿彌陀佛，自然他就出口，就一句阿彌陀佛，你看他還念一聲佛。學校裡學生都有課本，課本當然很多寫自己的名字，不要寫名字，寫阿彌陀佛，人家同學一看，這是阿彌陀佛的。不都度了人嗎？「方便有多門，歸元無二路」。做生意開店的，你這個店門口貼一個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人家到你這裡來買東

西，你貼「阿彌陀佛」他就看到了。可見得接引眾生的方法很多很多。在外國，一般公共場合當中不可以隨便貼這些字條的。台灣可以，所以台灣到處亂貼，阿彌陀佛，觀世音菩薩，所有佛菩薩的名號，大家都貼，到處都是，全台灣每一個角落都可以看得見，也不錯。

但是在外國就不行了，不准你貼，不准貼，我叫他貼在車上，車是你自己的，警察不會干涉。你的車開到哪裡，停車場的人都看到了，也都念一句。求保平安，外國人跟中國人沒有兩樣。有一年我在溫哥華，有個同修告訴我，他這個車上貼的是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附近一些外國人就問他，你貼這個東西是什麼？他就告訴他：「南無阿彌陀佛」。他說：什麼意思？貼這個，我們開車就平安。他說：你能不能送我？他就要，他就想貼。這些都是機會教育，隨緣接引，我們要懂得。真正想接引大眾，時時刻刻有這個心，時時刻刻要有這些方便。有能力做些很精巧的這些小禮物，上面印阿彌陀佛的像、阿彌陀佛的名號，送人家；沒有這個能力的，我們用紙寫，也做成很精美的，可以送給人家張貼。一定要有心，時時刻刻、念念當中幫助一切眾生，讓他知道有阿彌陀佛、知道有極樂世界，阿賴耶識裡面給他種金剛種子。我們知道一切眾生，無論是善人、惡人，統統都會作佛。

後面講到定性、闡提都能成佛，像《法華經》開權顯實，「大乘至極之說」，這說到極處，一切眾生沒有一個不成佛的。所以這是說「故立為終」，至極，到了極處。「以稱實理，故名為實。」真實之理，真實之事，所以這叫實教。

「四、頓教者，但一念不生，即名為佛。」這個道理深，但是它是真實的。下面小字裡面，舉達摩碑上幾句話，「心有也，曠劫而滯凡夫；心無也，剎那而登正覺。」這個心是講的念頭，你心裡

面還有念頭，這是妄心。就是六祖所謂「本來無一物」，心無就是本來無一物；心有，你心裡頭有一物。這一物，不論什麼，世法、佛法都不行。你心裡頭還有佛，不行，佛還是一物，這心裡頭不能有。如果有，心裡頭有佛，也是凡夫；縱然你修得不錯，你心裡頭有佛，你能夠超越六道輪迴，你不能超越十法界，你在十法界裡面是菩薩、是佛。十法界這個四聖法界，大乘法裡面叫它做外凡，六道裡面是內凡，都是凡夫。超越十法界，入一真法界，那才是聖。這是大乘講凡聖，定義在此地。心無，心裡頭無一物，剎那而登正覺，這個正覺就是本經裡面講的圓教初住，破一品無明，證一分法身，超越十法界，入一真法界。可是此地，必須要很清楚、很明白，我心裡頭什麼都沒有，無了，你想想看你心裡有沒有？還有一個「什麼都沒有」，還有一個「無」，還是有，還是凡夫。這很微細！無也沒有，無一物也沒有。我已經無一物了，他還有一個無一物，無一物還沒丟掉，還是有。所以到這個地方，你才懂得為什麼佛講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那才是真的心無了。無什麼？妄想分別執著統統無了，真的無了。我們現在凡夫天天打妄想，世間法的妄想，佛法的妄想。在世法、佛法裡統統沒有妄想分別執著了，你就頓超，剎那而登正覺。

「下經云」，底下舉《華嚴經》的經文來作證。「法性本空寂」，這跟你講實話，法性就是真心、就是本性，真心本性本來空、本來寂。空是無所有，寂是如如不動。「無取亦無見」，取就是執著，見就是分別，我們真心本性裡頭，本來沒有執著，本來沒有分別，本來沒有妄想。「性空即是佛，不可得思量。」在無取、無見、本空寂的狀態之下，我們就叫他做佛。佛不可思議，思是思惟，量是度量、較量，都不可。這個教學特別在禪宗，中國禪宗是屬於頓教，頓教接上上根人。你看六祖在《壇經》裡面講得很清楚，他

教學的對象是上上根人。學這個非常快速，「不依地位漸次而說」，地位就是五十一個階級，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、等覺，他不依這個階級，漸次是循序而進的，他沒有漸次，他這叫一步登天，「故立為頓」。

下面舉《思益經》（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）裡面幾句話來作證。「得諸法正性者」，諸法正性就是法性，得諸法正性，就是宗門裡面講的明心見性。明心見性的人，「不從一地至於一地」，不是說從初地升到二地，二地升到三地。不從一地至於一地，這是講位次，地位漸次是講這個。這個地不一定是講十地，這個地是地位，可以說之為初住升到二住、二住升到三住。「不同於前漸次修行」，跟前面講的小教、始教、終教不一樣，為什麼？他們是有位次、有次第，那些跟它相對的則稱為漸教。漸教，中下根性的人可以修，像讀書一樣，從一年級、二年級、三年級，慢慢的去進修，循序漸進，這個是中等根性的人很容易。頓教是天才班，不依次第，一下就到頂端，這樣的人很少，但是不是沒有，確實有這種根性的人。他不同前面漸修，也「不同於後圓融具德」，他雖然聰明能夠頓超，但是他並不圓融，他的見解、思想跟行持都不圓融。它不同於後面的圓教，所以單單立它叫頓教。「頓詮此理，故名頓教」。這我們一般講頓悟，天台四教裡頭沒有。「天台所以不立者，以四教中皆有一絕言故」。四教裡頭都有一分，就是離言念，離言絕念，四教裡頭它都有。「今乃開者，頓顯絕言，別為一類離念機故，即順禪宗。」賢首家立頓教，就是特別有一類這種根性，這種根性在中國還特別多。你看中國歷代，禪宗最盛，禪宗屬於頓教，所以即順禪宗。小註裡頭說，小註是《鈔》裡頭的文，「達摩以心傳心，正是斯教」，正是賢首家所立的頓教。

我們看第五，「五、圓教者」，圓融具德，它跟前面的頓教不

一樣。「明一位即一切位，一切位即一位」，這才是真正的大圓滿。「是故十信滿心，即攝五位成正覺等」。這在《華嚴經》裡面處處都能夠見到，任何一位都含攝一切位，你從這裡面就能夠體會到，任何一法圓滿含攝一切法，所謂在一塵一毛當中見到圓滿的法性，不但見圓滿的法性，連圓滿的法相都見到，這叫圓教。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佛如是，我們大家哪一個不如是？只是自己不知道、不曉得。由此可知，這個五教唯有圓教才是圓滿真實，其他的都是權設，不得已而施設的，真實的就是圓教。「依普賢法界，帝網重重，主伴具足，故名圓教，如此經說。」特別是這部經裡面給我們講六相十玄，一一法中統統具足六相十玄，沒有一法例外。大而法界，小而微塵；大身如佛，小身如我們毛孔、毛端，一一法中無不具足六相十玄。你才看到法法圓滿、法法圓融，這是事實真相。

我們再看長者《論》裡頭講的，「論中廣引東土西天諸家立教訖」。這是《合論》裡的，李長者提到印度跟中國，各家分科判教他都舉出來，最後他有他的意見，有他的看法。「乃云：通玄自參聖教，隨己管窺，以述意懷，用呈後哲」。這是李長者他的心得、他的看法，他自己參究如來一代的時教，他有心得，所以提出他的心得報告以呈後哲。這句話是很謙虛的話，呈現給後來的這些聰明智慧的人，這是聰明智慧。「準其教旨，略立十種教」。這個其就是世尊，世尊一代講經說法的宗旨，他立十種。「總該佛日出興始終教意」，總該就是總括的意思，包括了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法，他的教意。

「何者為十：第一時說小乘純有教；第二時說般若破有明空教；第三時說《解深密經》和會空有，明」，明是說明，說明「不空不有教；第四時說《楞伽經》，明契假即真教」，假是相，真是性；「第五時說《維摩經》，即俗恆真教；第六時說《法華經》，明



引權歸實教」，開權顯實；「第七時說《涅槃經》，令諸三乘捨權向實教；第八時說《華嚴經》，於剎那際通攝十世圓融，無始終前後通該教」。李長者他對於剎那際是非常重視，這是在經裡頭「十定品」所講的，他講得的確是有道理。你看這個實在真正叫圓滿，其餘的都是說理說事的一部分，說局部，到《華嚴》才說圓滿。「第九共不共教」。什麼叫不共？註解上寫得很清楚，「同聞異解」，佛以一音而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，這叫不共教。不一定指哪一部經，也不一定指哪一次法會，佛講經說法，確確實實聽眾聽了之後各人解讀不相同，這叫不共教。「第十不共共教」，這個特別指《華嚴》，「謂華嚴會上，十方雲集，諸來菩薩，及天龍八部等，各各差殊」，這是不共。他們的身分完全不相同，有菩薩，有天人，有八部，有鬼神，《華嚴經》的鬼神還特別多，都能參加這個法會，換句話說，全是法身大士，他不是普通人。法身大士為什麼用鬼神身？他在鬼神道裡面度化眾生，一定要現鬼神身，顯示圓融無礙，顯示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。你從這上就能看出來。「同得聞毘盧遮那果德法門，具同具別，圓融自在。」所以這裡頭有同有別，在《華嚴》會上都入無障礙的境界，事無障礙的境界。這一段我們念過就行了，看底下，它重要的在後面。

「如是十教，總是如來於本法界，一剎那際，一時，一聲，頓印如響。隨諸眾生自分根力漸頓不同，是故於今，以圓數故，略分十種教門，用彰進修解行差別。」長者說這十個意思，十個意思完全是應機說法，這種說法的方式，長者這十個意思，我們可以把它看作佛對於眾生說法的方式，正是應機而說。看他是什麼樣的根性，他能夠接受哪一種的法門，他能夠接受，在淺深上能夠接受幾分，佛一定是如其性、如其分而說，令一切眾生現前能得利益。法要說得不契機，一點利益都得不到。法要說得不能如其分，聽眾就不

能滿足，他能夠理解十分，你只說七、八分，他覺得不夠；他只能理解二、三分，你說個七、八分，太多了，多餘了，要說到恰到好處，不容易。

所以在沒有上講台之前，我過去擬定一個「三番觀機」，裡面列的七樁事情很重要。這個在我們預備講經的時候很重要的一個原則，我們在講台上掌握這個機緣，能令一切眾生聞法生歡喜心。在觀機的時候，審機，審查觀機，這機裡頭有人、時、處，你給什麼人說？哪一類的人說？什麼樣程度的人說？在什麼時候說？在什麼處所說？時，像過去君主封閉的時代，現代民主開放的時代，不一樣，這是給你講大環境不相同，在某一個時代，有某一個時代的說法，它才能契機。在現代，同樣在現代，有一些地區很富裕、很繁榮，有一些地區很貧困，生活很苦，時節因緣不一樣，我們講經也不是一個講法。處所，每一個國家地區，文化背景不相同，意識形態不相同，生活方式不相同，你怎麼能同樣的說法？這裡頭有很大的變化，我們可以從這十個題目裡面去學習。它這個地方，在此地提醒我們，我們要能體會、要能懂得。諺語裡頭所謂是「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鬼話」，你才能契機，你這個法才說活了。同樣是這部經，理不變，講的方法變。方法變，手段變，但是原理原則決定不變。不變是契理，變化是契機。目的，「用彰進修解行差別」。彰是彰明、顯著，勸大家進修，對經論的理解，行是落實在生活，各個人不一樣、不相同。

後面一段，這是道霈禪師的評，我們可以看看。「論立十種教，總依如來無三世智海。一剎那際一時頓說，由根不同，差別自生。」這是李長者立教的用意，這說得不錯，意思很好。下面說，「正是《華嚴》圓頓教旨，雖別是一家之論」，他這種看法跟古來的大德是不一樣，他是自成一家。「與諸古德所立，大旨無違。今錄

其條目於此，以備參考，廣釋如論。」詳細說明是在本論裡頭，《合論》裡頭，這個地方只把它的十個綱目節錄在此地，這提供我們做參考。實在講提醒我們，我們將來到任何地方講經說法，活活潑潑，決定不能夠死在文字裡。規矩要守、要遵守，但是要懂得通權達變，不是教你死守。

這些原則都是世尊教的，不是祖師說的，都是佛教給我們的。你看佛講戒律，戒律非常嚴格，但是每一條戒都有開遮持犯。你看看開遮持犯擺在那裡，不是條條戒都可以變通嗎？它就不是死的，每一條戒都是活活潑潑的，哪有一條是死的？所以原理原則都是佛教導我們的，不管怎麼樣變，原理原則決定不變。戒律的原理原則是什麼？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。這個是絕對不變的，至於在事上怎麼做法，那就要看當時的情節，可以變通。變通達到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，達到這個目標。有的時候，你要是一成不變，反而達不到，對這個目標還有障礙。所以在有開緣的時候，該開不開也是犯戒，不該開的時候開也是犯戒，沒有一成不變的。所以佛法是活活潑潑，圓融自在。一般人不曉得這個道理，看到戒律嚇死了，這怎麼行？這動都不能動了，被戒條綑住，一動都犯戒，一動都有罪，算了，不學了，佛法不學了。他不知道，就是連最嚴格的戒律都是活潑的，都不是死的，那何況經教？更活潑了。好，今天我們就講到此地。